



蜀有重山之險（續）

鄭國輝（1957 輝社）

在成都九天國際賓館早餐後，輝社一行十二人在導遊任潔率領下南往，目的地是樂山大佛和峨眉山金頂。任潔是一非常優越的女導遊，舉止溫文，心細如髮。最重要的她了解我們這群華僑，用國語溝通是有一定的困難，她慢慢地講解，咬字準確且清晰，抑揚頓挫，聽來舒服極了。且對成都的歷史典故，滾瓜爛熟，絕不遜十三年前的黨要私人導遊關波。旅遊車越過雙流機場後，在黃龍溪古鎮停下來。古鎮處府河（又稱錦江）和鹿溪交匯的西岸。亘古以來便是交通要站。沿府河南下，入青衣江，過夾江縣抵達樂山。溯府河北上，穿萬里橋入成都。「朝辭錦官城，夜宿黃龍溪。」是古時旅行四川的術語。沿江綠野平楚，竹木蔥蘢。觸目處山樹田疇，河舟碼頭。似乎在對旅遊者說：這就是古鎮的楷模，更不容忽視是黃龍溪悠久深遠的歷史。三國時，蜀漢諸葛亮南征，派重兵屯於此作後援之師。明末流寇紛起，張獻忠割據四川，以數萬的大西士卒，在此和明軍背河作殊死決戰。我們漫步踏入黃龍溪，在整齊的方石版鋪砌成的街面上行，兩旁的房宇都是百多年前的遺物，包括很多吊腳樓，所以古鎮完整地保存了清朝佈局和建築風貌。鋪面門檻內見到石板凹槽。天井深院內養了些鳴喧禽鳥。晨煙暮靄，古意盎然。鎮內不乏酒旗茶肆，集市廟會。且追上時代，充斥着餐室、小食店、賣物店，顯然是一成都旅遊熱點。我在那「舸舟」中招，仍有後遺症，不敢吃早餐，怕舊病復發。抵達黃龍溪時腹如雷鳴，就在街邊買了一包果仁，邊行邊吃充飢。

黃龍溪一足踏三縣，是華陽（雙流）、彭山、仁壽三縣鼎立之地。三縣衙門可以說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特徵。遠在乾隆時政府在此建一行政總府，分別管理三縣的事宜，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多年歷史。這卻暴露了一行政弱點。誰管甚麼？是那都管？那都不管？竟成了犯罪者逍遙逃之地。黃龍溪陸連三縣，水通成都、樂山。碼頭、驛站，分別上落，出入頻繁，難免罪惡滋生其間。三縣衙門裡內現在陳列了很多字畫藝術品，是近代四川人創作。衙門毗鄰鐘聲響貫村的古剎即古龍寺，內有廟壩和號稱萬年台的戲台，在濃蔭蔽日的古榕樹遮蔭下，鄉民就在此作假日慶祝。農曆新年黃龍溪可熱鬧極了，有二節目是最吸引人的。（一）是在街上燒火龍。火龍通常用綢布、紙絹、竹木等材料紮上，用竹筒子裝煙火劑作火焰筒，點然後可以噴射煙花和火花。這數十名舞龍壯漢要有精湛的技巧，避免被火灼傷。焰花四射，愈是興旺，龍愈舞得生動。在沉沉黑夜中，火龍在街上飛躍活騰，這景象是多麼光輝壯麗啊！（二）是點燃漂河燈。用菜油和松香浸過硬性紙皮，折摺成小船，載滿清油，點燃着浸浮的一根燈草，推進府河上。百多條火船就在河面上列隊漂流，構成另一黑夜奇觀。

南抵樂山市境，已是午餐時間。在金鷹餐館用膳，因為沒吃早餐，飯菜份外可口。不顧杯盤狼藉，我們急於離去往瞧那大佛。樂山大佛，位於城東的岷江、青衣江、大渡河三江匯合處，背倚凌雲山棲霞峰的臨江峭壁。這尊彌勒坐像，始鑿於唐玄宗開元元年（七一三），歷時九十餘年方建成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。為方便我們能更清楚看大佛的風貌，任潔領我們到岷江樂山港碼頭乘遊艇，順流而下，見到大渡河的水洶湧而來，注入岷江。小艇飛流如箭，直抵青衣江口，遠遠見到那肅穆的名剎烏尤寺。船掉頭回市區，任潔警示我們，船現在逆流，經過大佛腳下，因為水流甚急，不能停駐，看大佛只有三分鐘，要預先作心理準備。我從不拍照，可以作全神貫注。大佛體態均勻，神情莊重，依山鑿成，足踏大江，雙手撫膝。我見到足下近江邊有一女人臥在其中一趾上，周圍尚有寬敞的空間，佛之大可想而知。其胸背寬闊，可圍坐一百人以上。評者用「山是一尊佛，佛是一座山」去形容它的造像雍容大度，氣魄雄偉。雖然在佛前匆匆渡過，張錦波替我拍了兩幅照，還請人替我們二人合拍一幅，非常珍貴的留念。

跟着任潔領我們往東方佛國去，建於連背山麓。連背山和棲霞峰其實是同一座山，有小徑通往大佛的頭頂，然後我們可以從頭頂步下足趾江邊。我們自忖，老人實在沒有這本領，況且還有很多旅行在後頭，不能在此預支全部體力，所以留在東方佛國內流連。裡內有來自亞洲各地佛像多達三千。從印度來的是全身裸露，毫無隱私。一百七十米長的臥佛說是世界最長的。我們回到樂山港碼頭附近觀景處遙眺那天然睡佛，是烏尤山、凌雲山、龜城山構成。頭枕青衣江，仰臥於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面上。三山連綿，大佛就在這天然睡佛的胸部，但已在鬱蒼林木中隱蔽着。我雖放眼窮望，這彌勒坐佛在山重水覆中已變為虛無。在龜城山上，即天然睡佛腰部竟築了一凌雲塔。我向錦波指出，這不是受了印度宗教影響，看戲要看全套，要使天然睡佛更人性化嗎？他說：「這是佛呀，



怎能有一柱擎天的現象？」我回答：「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應，不必一定情慾激發。」於是互相有一心照不宣的微笑。

黃昏時候，我們來到峨眉山下的報國寺，裡內有三點五米高的瓷器佛像。華麗的花園植有很多稀有的名種花樹。是夜食宿都在峨眉山鎮的陽光賓館內，又是一所追上時代的旅店。「峨眉天下秀」是四川名景之一，這是遊覽觀光、休閒療養、科學考察和禮佛朝拜的勝地，以流泉飛瀑、林木陰森、峰巒疊嶂、珍禽異獸享譽中外。位於四川盤地西南邊緣的峨眉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——其他是山西五台、浙江普陀、安徽九華。地質情況複雜，山內露出了十個地質岩層，有「天然地質博物館」的雅譽。報國寺、萬年寺、仙峰寺、洗象池、臥雲庵等眾多古寺掩影於古樹奇岩之間，文物眾多，歷史悠久。峨眉山早在二世紀時始建廟宇；十五世紀時更盛極一時，多達百餘座，錯落於山峰峽谷，依山或臨河，點綴風景，經歷代文人畫家題點，留存墨寶，更令名山生色。

暢遊峨眉需時三整日，包括兩夜留宿在山上寺廟中，我們從報國村車站經蜿蜒盤曲的路，乘車上海拔二千四百三十米的雷洞坪停車場，再步行一點五千米到海拔二千五百四十米高的接引殿。山陰道上風景清幽極了。除松柏外見到了珍貴的植物品種如珙桐、銀杏、冷劍竹、高山杜鵑…等。森林覆蓋了百份八十七的峨眉山，植物種類多達三千餘，真是天然植物王國。沿途靈猴出現，成群結隊，向遊人討吃。任潔早已警告我們，將食物水瓶藏得密密的，切勿露眼以免猴子搶奪。一女人帶着一膠袋，被猴子推開，搶了膠袋，走到山邊，撕開膠袋，翻出食物，慢慢享受。一母猴背着嬰兒，走過來分享。跟着身軀魁梧的猴王也來了。眾猴立即避開，讓他獨吃。我們問任潔，猴子為什麼不騷擾路旁小販，搶攤上零食。回答說它們不敢，小販可以用棍打它們。我們不能，因為它們是被保護的動物。猴子頂聰明的，辨出可以欺負的人。

接引殿是索道的下站。乘纜車到金頂，我們只能到上站的臥雲山莊。攀登上金頂的華藏寺，海拔三千零七十七米，還要行一大段路呢。那時白霧濃密，前路漫漫，步伐要格外謹慎。行了半個鐘頭，見前面一大堆人阻滯不進，大概這是山路的盡端，我們也跟着停在後面。不久，太陽在霧的後面微露曙光，霧漸漸散去。一幕奇景突然湧入眼簾，乃是一巨型的石雕刻。一佛騎着四頭大象。這佛有八個頭，分兩層，每層各有四個，分別向四方遙望。這雕刻立在一龐大的短圓筒上，筒的底下是六級神壇。八頭佛又被霧遮住了，這樣地若隱若現有十多分鐘，遊客在出現的一剎那間不容髮地獵取鏡頭。八頭佛頂是中心有一長針的華蓋，似乎四周亦圍以佛面。毫無疑問，這座石雕刻平添了金頂的神秘。

霧散後，我發現八頭佛石雕刻矗立在廣袤的金頂方場中央。一角是華藏寺，規模宏大，雄渾傲然地立着。四周圍以白玉石欄杆，屋背全砌着密密的瓦筒，塗上金色，在霧散後陽光照着，輝耀奪目，所以華嚴寺又有「金殿」的雅號。金頂廣場另一角立着體積略小一寺，建築風格略同，只是屋背瓦筒塗上銀色，故號為「銀殿」。我們就這樣目睹峨眉金頂，大快平生。雖然沒有緣份看到「金頂佛光」，更沒機會到清音閣聽「雙橋清音」；洪椿坪淋「洪椿曉雨」；九老洞觀「九老仙府」；洗象池欣賞「象池夜月」；且不可能從報國寺攀爬上金頂，經歷「峽谷棧道」和「大坪霽雪」。

是夜回到成都，在巴國布衣吃了一頓不辣的川菜，仍留宿在九天國際賓館。翌晨八時往城南府河畔的熊貓基地參觀。這宛然是一小型動物園。裡內的動物只有大熊貓和小熊貓 red pandas。我們先隔着玻璃看育嬰室。工作人員帶上面罩，抱着小小的寶寶熊貓餵奶。園地相當大，我見到不下三十隻大熊貓，有些在樹上睡眠，有些在吃竹葉，有些和同伴嬉戲，天真爛漫，洋洋得意，憨態可掬。Red pandas 另處一角，比較低調點，隱藏在灌木深處，要仔細方能辨認出來。





金沙遺址是追索古蜀文物必要到之處。遺址主要分兩部份：室外是正在建設發掘的展示大棚，挖出來的都是成都市幾千年前的文物。最值得記的是那堆象牙，一般是一點二米到一點六米的長度，最長的超過一點八米，還有石虎和石蛇。這可推斷到幾千年前的成都，生態和現在大大不同。當時一定有茂密叢林，氣候炎熱潮濕，有很多熱帶動物，包括虎、象、蛇等。

室內博物館華麗精緻。我在此數出三件很特別的。（一）內圓外方，裡內空洞的玉琮。其中一件呈青色，高達二十二點二十六釐米，上刻幾十個神面紋。專家認為這是古蜀人用作通神顯靈的祭祀器。（二）太陽神鳥。表現在一件青銅璧。圓面上圍繞着孔心。周圍刻有四隻首尾銜接的飛鳥。孔心不是純圓，而是滿有刀刺好像如陽光般向四面射出。這弧形旋轉的飾物反影出古蜀民對太陽神的崇拜。（三）金箔面具。這是很袖珍的。沒有人有這麼細小的面孔帶上。面具微帶笑意。是不是古蜀人對生活很滿意而發自內心的表情呢？

是日節目認真豐富。在紅照壁午餐後，參觀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。此二景點已記在「蜀有重山之險」前篇上，不再贅述。黃昏時任潔領我們到老成都區域寬窄巷子去。巷如其名，一條寬，一條窄。地處受政府保護，不能作現代化改建的街坊以保存具地方特色的傳統建築。住宅大多採用獨特的四合院形式。門廳以內為小院，現在寬窄巷子已成為成都的旅遊區。很多住宅改為餐室和賣物店，但不能變動房宇原有的格局。入門處是前院或天井，兩側廂房是營商處。我在寬巷子見到一奇異餐室，有三層，門前大樹枝葉茂密，向上延伸至二樓三樓的陽台上。食客就在樹枝扶疏、綠葉掩映中進膳，好似坐在樹屋內，頗具原始風味。是夜晚飯在老城區內的老房子餐館。

在四川省最後一天，離開成都赴香港前的上午消磨在望江樓公園內。公園在市東南二千米，瀕臨錦江南岸，是紀念唐代女詩人薛濤的名勝之地。她在十五歲時因父犯罪，被四川節度使韋皋召入軍中侍酒賦詩，名動一時。同代詩人元稹、杜牧、白居易、裴度、劉禹錫等皆和她酬唱。繼任的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請朝廷授其為校書郎（負責校勘書籍的），晚年居於公園近碧雞坊的吟詩樓，死後葬在離望江樓不遠的薛家巷。她有八十八首詩被收入《全唐詩》集中，她有和那位文人發生過纏綿悱惻的愛情嗎？史未記載。唐末溫庭筠描寫少婦閨怨一詞：「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。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腸斷白蘋洲。」她是那獨倚望江樓的斷腸人嗎？

薛濤生前很愛竹。現園內翠竹林立，鬱鬱蔥蔥，多達百多餘品種。以人面竹、雞爪竹、佛肚竹、琴絲竹、方竹、大節竹、粉竹、實心竹等最為有名。幾乎全部時間我們在竹林內流連，賞觀竹的千姿百態：有的粗壯挺拔，有的纖柔細弱，有的葉大如盆，有的葉小如羽。公園亦有波光樓影，亭閣爭輝。主樓崇麗閣，即望江樓，高四層，是成都市的標誌，和城西的杜甫草堂，即工部祠堂互相輝映。望江樓屹立在錦江畔，眺望着滔滔流水。有聯云：

「多難此登樓，看他千尋湧浪，百尺波濤，問誰砥柱中流，澄清再見？

悲秋常作客，對此四野桑麻，萬家燈火，使我憑欄俯視，憂樂關懷。」

寫盡興亡的感慨。另有一聯詠其歷史和地理的。

「古井冷斜陽，問幾樹枇杷，何處是校書門巷？

長江橫曲檻，佔一樓風月，要平分工部祠堂。」

